

雨生百谷芳菲暖

——古诗词中的谷雨

刘金祥

“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”。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谷雨承载着“雨生百谷”的农耕智慧与“春去夏来”的时序更迭。古人观天象、察物候、感时令,将谷雨分为三候:“一候萍始生,二候鸣鸠拂其羽,三候戴胜降于桑。”浮萍初生、布谷振翅、戴胜栖桑——这些细微而灵动的自然迹象,在古诗词中凝结为一片湿润的诗意空间。谷雨之雨,并非惊蛰的雷霆万钧,亦非清明的小雨如酥,而是一种温润、绵长、带着暮春特有惆怅与希望的雨水。它既是农耕时序的转折点,也是诗人情感从春之绚烂向夏之沉静过渡的审美津梁。

谷雨最显著的物候特征当属“萍始生”。浮萍无根,随水而生,在谷雨时节悄然铺满池塘、溪涧与稻田。这一意象在古诗词中往往与时光流逝的主题相勾连。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谷雨春光晓》中写道:“谷雨春光晓,山川黛色青。叶间鸣戴胜,泽水长浮萍。”谷雨时节浮萍繁殖生长,标志着春水已暖、春意将尽,那一片片浮动的翠绿,是生命力的律动与迸发。谷雨的听觉世界被一种鸟鸣所主宰——杜鹃,

杜鹃有多个名字:子规、布谷、催归、杜宇,子规啼鸣是谷雨的另一典型物候。古代诗人认为子规啼鸣既是大自然催促农耕的号角,也是春深处一声声催促归去的叹息。唐代诗仙李白在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开篇写到:“杨花落尽子规啼,闻道龙标过五溪。”杨花落尽是谷雨时节的特有景象,子规啼鸣是暮春的标志性声音。将这两个意象同构并置,瞬间营造出一种飘零、凄切的气氛。谷雨诗词中还有一个独特的感官维度——味觉。谷雨茶,又称“雨前茶”“二春茶”,是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。此时的茶树经冬季的休养生息,春梢芽叶肥硕,色泽翠绿,叶质柔软,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,滋味鲜活,香气宜人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有诗云:“几枝新叶萧萧竹,数笔横皴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,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诗人在谷雨时节,于竹影山色之间品一杯新茶,何等闲适自得。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诗中写道:“未知东郭清明酒,何似西窗谷雨茶”,诗人将清明酒与谷雨茶并置比较,内心似乎更倾向于后者——清明酒是节日的仪式,谷雨茶则是日常的陪伴。

谷雨时节,正是北方播种移苗、南方采茶收桑的关键农时。古诗词中对谷雨农耕的书写,往往呈现出一种质朴而温润的诗意。南宋文学家范成大的《蝶恋花·春涨一篙添水面》如同一卷徐徐展开的耕作图:“江国多寒农事晚。村北村南,谷雨才耕遍。秀麦连冈桑叶贱。看看尝面收

新茧。”谷雨时节新翻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,麦苗秀穗,桑叶正肥,转眼就能品尝到新面、收获到新茧,这才是谷雨的真正意蕴——它是人们舌尖上的期盼,是“谷雨而生”的踏实与欣慰。这首词将谷雨节气的农业节奏与自然景色完美融合,既是对农耕文明的忠实记录,也是一幅流动的暮春风俗画。谷雨最动人的诗学特质,或许在于它身处春末夏初的交界地带。此时的雨,已不同于早春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的轻柔,亦不同于盛夏“黑云翻墨未遮山”的暴烈,而是一种绵密、温润、带着淡淡惆怅的暮雨。它既是春天最后的馈赠,也是夏天最早的序曲。古代诗人们在谷雨时节的书写,常常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时序情感——对春去的惋惜与对夏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。元代(宋末元初)文学家仇远在《浣溪沙·红紫妆林绿满池》中写道:“红紫妆林绿满池,游丝飞絮两依依。正当谷雨弄晴时。射鸭矮阑苍藓滑,画眉小槛晚花迟。一年弹指又春归。”这首词以谷雨弄晴为背景,上阕写红紫满林、绿意盈池的暮春盛景,下阕则以“一年弹指又春归”作结,将谷雨置于年复一年的时间轮回中,赋予其一种宿命般的诗意。谷雨来了,春天就要走了,这一既喜悦又惆怅的情感,正是古诗词中谷雨意象最动人的诗学意蕴。

谷雨,这个以雨水命名、以百谷为念的节气,在古诗词中从未仅仅停留于农事记录的层面。它是浮萍初生的灵动,是布谷催归的急切,是茶芽嫩绿的清雅,更是春去夏来的怅惘与期待。诗人们以雨水为墨、以草木为笔,将谷雨的物候特征转化为生命的隐喻,将农耕的节律升华为诗学的转场。当人们重读那些关于谷雨的古诗词,听见的不仅是千年前的雨声,更是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相生相感的永恒回响。

在卫星定位下,平整着稻田,预备着上水、插秧。远处,那绿毯般的麦田,一望无垠,碧波荡漾。绵绵的细雨中,弯弯的拱桥、古朴的老屋,似江南盛景。在那古老的村落,踏青的游客撑开五颜六色的伞,犹如开放在雨中的百花。

爱你,谷雨的雨!因为你总带着一丝羞涩和香柔,在春夜悄悄地降临,从来不要仪式感。你不事张扬,悄悄挥洒,随风而入,点点入地。你温润、亲和,不紧不慢,随清风起舞。你润泽着肥沃的土地,拉开了一年丰收的帷幕。

你眼中的美,是你所赋予花儿的,美丽或艳俗,只是你自己的概念和区分。

别自以为是,太阳直射之下,人做不了一朵花儿的浓荫。甚或风中,雨中,山花的顽强绽放也是既不需要你的赞美,更不依赖你的呵护。山花的应有使命,就是默默地活成自己的样子,保持自己的奥秘繁衍下去,让这个世界充满生机。

这也在时刻提醒我,无论世事如何变化,自己始终能依靠的力量,首先来源于自身。

爱你,谷雨

山楂球

块。田垄旁,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树枝上,春意正浓得势不可挡——雪白的梨花随风飘零,舞姿蹁跹;粉红的桃花灼灼其华,明艳动人。它们带着淡淡的芬芳,在暮春的风里舒展着高贵典雅的姿态。

爱你,谷雨!因为你是一首流动在黑土地上的华章。田间,农机隆隆,

谷雨,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乡间农人最记挂的,莫过于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”这句农谚。时过清明,母亲就整理好了塘边的菜地。当小雨刚好把畦地润湿时,一粒粒的种子便撒在地里,盖上细土,再洒上一点春水。只需三四天,娇嫩的绿芽便拱出地皮,稚嫩的脸庞透着笑意,一棵棵鲜活的生命开始了它们崭新的步履。

进入谷雨时节,田间地头一派生机:玉米、大豆、油菜都一股脑地长出了嫩嫩的小芽,金黄的油菜花田早早绽放,黄的、白的小花交织成绚烂的色

春深阳光洒满山坡,花儿都在灿烂地笑。

一份原始而纯粹的美,织就了一幅绚丽的锦绣。山花五颜六色的,最耀眼的还是锦鸡儿、刺玫瑰、蒲公英等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黄色花儿。

这一切其实都是表象。与此同时,盛开的山花更在以物质和能量的交换,运转着生命的奇迹。无论岩缝中,还是陡峭的高处,每一株能够开花的植物,都找到了生存的空间。花儿用尽全力绽放,涌动出了一种蓬勃的

山花其实不需要赞美

李显坤

生命力。这种力量,让人不禁对大自然的神奇产生敬畏之心。

这时你能够发现,花儿的绽放,并不是为了取悦你,也不是想让你觉得美。

此刻的美,其实只是花儿生命的一种形式。这只是花儿在用最自然的状态,诠释着生命的韧性与美好。

星期文库

《庄子》名物志之一

鹏自鹏,凤自凤

林赶秋

司马迁说《庄子》一书“大抵率寓言也”。确实,《庄子》是寓言集,但它也是哲学书以及文学经典。它以恢廓旷荡的散文为骨架,偶尔间杂抑扬顿挫的韵文,编织出一个个逸群绝伦的长短故事,最终娓娓讲述先秦道家的处世哲学。

故事的主角有动物、植物、人物、异物、器物,这些都是“名物学”研究的对象。何为名物?举凡社会生活中具体实在的事物(如常见或罕见的动植物、日常所用或陪葬的器物等)、思想观念中长期存在的事物(如历史传说里的客体名称、图腾崇拜等),皆可称之为名物。《庄子》内最早出场的鲲与鹏,便是介于真实(动物)与虚构(异物)之间的动物性名物,非常引人注目,本系列文章即以之开头。

《庄子》第一篇叫《逍遥游》,《逍遥游》的第一句是:“北冥有鱼,其名为鲲,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;化而为鸟,其名为鹏,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;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”这样硕大的鱼和鸟,庄子怕读者不信,引书为证,称滨海的齐国有部志怪之书《齐谐》,里面就记载了鹏:“鹏之徙于南冥也,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,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

那么,鲲、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?

一说:“鲲,鱼子也。”鱼子就是鱼卵,这跟“其广数千里”的特征显然天差地别。一说:“鲲当为鲸。”鲸的长度倒还是比较庞然,但离几千里还是有不小的距离。一说:“鲲,‘传说中的一种大鱼’。这个解释相对谨慎而客观。

清人平步青《霞外攷屑》云“凤、朋、鹏,篆本一字,隶分为三”。事实果真如此吗?恐怕未必。

东晋郭璞在注解《山海经》“有鸟焉,其状如鸡,五采而文,名曰凤皇,首文曰德,翼文曰义,背文曰礼,膺文曰仁,腹文曰信……”这段文字时说“庄周说凤文字与此有异”,可见晋代所流传的《庄子》里面尚有关于凤的记载,只是后来佚失了,幸得唐人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等书引而存之。其文如下:“《庄子》曰:‘老子见孔子,从弟子五人,问曰:为谁?对曰:子路为勇,其次子贡为智,曾子为孝,颜回为仁,子张为武。老子叹曰:吾闻南方有鸟,其名为凤,所居积石千里。天为生食,其树名琼枝,高百仞,以球琳琅琅为实;天又为生离珠,一人三头,递卧递起,以伺琅琅。凤鸟之文:戴圣,婴仁,右智,左贤。’”这段说凤的文字与说鹏的文字曾并存于《庄子》内,由此可知,鹏自鹏,凤自凤,庄子原是分得很清楚的。